

周  
易  
訂  
疑

周易訂疑卷之八

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疏○夫○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  
夬○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  
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  
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

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  
號者命衆之辭訂疑號程傳作去聲本義作平聲君子之道雖

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  
甚盛決彼之方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  
有戒惧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蘭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  
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  
其藥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

之禍烈矣。聖人于夬設戒之意甚深。

程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

人誅亂必先脩己。澤之敷文德是也。訂疑。舜敷文德非專為誅

凶也。引甚牽強。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

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戎兵者。強武之事。不

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

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

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利往句未安。

建安立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

伺隙興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

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為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為上文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絕其黨也。乎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戎者。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內外咸知其惡。無與為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戎則我與彼。

均之有勇而无義為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舉事也。故決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乎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頰之凶。產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戎。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啟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于國家。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愚謂告自邑與泰卦上六自邑告命，謙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

朱子本義于泰謙晉皆作實事何獨于夬忽從程傳云也且自治之說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乎號于衆乃明目張胆定大計于俄頃之際矣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真迂論也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訂疑張氏據彖以釋利往句勝本義承上文而言其效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利見利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

可以易心處之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爾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以和說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于是為得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傳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  
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  
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威武即戎則所

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云；訂疑兩潰字當衍之。潰字是，不好字施祿及下是好事，何云潰決之意。

陸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梁山來氏曰、居者、施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  
祿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  
壯、只爭一畫。

潘氏曰、陰居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  
不勝、其咎宜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  
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訂疑只泛言用壯、不就決小。

人說。是勝潘氏。

蒙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乎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訂疑如滿說

梁山來氏曰凡所謂咎者背于理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為小人所傷則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訂疑泛就任事說與本義又不同○往不往不唯論理還要看時勢力量何如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云：

說統九二處中。彖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當之內懷兢惕外  
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可勿用憂恤矣。蓋小  
人心術暗昧。陰行不測。變常出于意外。故云莫夜有戎。訂疑此  
以莫夜有戎。象小人之陰險。與本義不同。

孫質庵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觀象云。狄仁傑拳。以復廬陵王為憂者。惕也。密結五王者。號  
也。卒能反周為唐。是亦有戎勿恤矣。

五代史唐明宗時行肇司馬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  
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匣劍  
而去由是晝夜驚懼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  
象徵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  
終无患

杜光本曰王子獻占過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  
未幾果夜遇盜旋得洪帥是又以戎象為有兵權也與爻義无  
涉而朱子語錄載之足見易不可為典要而其用无方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梁山來氏曰。思慮周而黨與衆。是以莫夜有戎。變生不測。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本義九三當決之時云。朱子曰。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于王敦。是也。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泉鄉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

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訂疑自不能堪是說自已有  
慍與本義不同。

蒙引溫嶠之于王敦。○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  
中書令。溫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  
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稱譽。每曰。錢世儀精神  
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錢鳳甚說。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  
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  
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而用之。使覘視朝廷。嶠恐既去  
而鳳于後聞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

板學風墮、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敢以為  
醉而等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後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  
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  
加聲色、何得便相與、嶠至建業、盡以敦異謀告帝、與亮計畫討  
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濛書曰、太真別未幾  
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嶠卒與王濛應、廖却鑿  
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夙々之志可  
知也、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鳳、特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者、  
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无疑乎、是其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

得成其志功在青室不可磨滅其无咎又不足言矣

王允之于董卓卓以何進召入朝誅宦官遂廢弑弘農王立獻帝益淫刑以逞又奏免黃琬太尉楊彪司徒而以王允為司徒允屈意承卓卓亦推信焉既而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弓馬督力過人卓信愛之警為父子然卓性褊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亦意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乃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因帝疾新愈大會卓朝服乘車入令布等

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爲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裳。市酒肉相慶。卓屍于市。守吏爲穴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過雨若濡而有愠也。終能用呂布以謀卓。无咎矣。

顏杲卿之于安祿山。○唐玄宗乙未年。祿山反。起自范陽。至藁城。杲卿時爲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吏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奏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獲謙曰何為看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豫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邀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奏使率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

檄魏趙。新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計也。果卿說用其謀。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向使果卿不偽降祿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无恙。能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脅。以緩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夫之意也。

易經疑問蘇子大。臣論云。知者內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開。寬之使不吾疾。粗之使不吾慮。咬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此一段極得此爻之旨。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四聲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程傳聲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難進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聲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訂疑傳釋牽羊之義。與本義不同。然似勝之。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于許慎之。○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也。

別傳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又不能不為公論所持。故行

止兩失其據也。聖人示以牽羊之法，正欲其協衆君子之力，以決小人，庶不至貽事後之悔。

訂疑卦以決陰為義。爻辭只初二別取義。大畧與大壯初二同。三五上取義皆與卦同。今九四之辭與姤九三同。姤三以不遇陰為義，則夬四亦以不能決陰為義可知矣。蓋九四與上同為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為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牽羊之說程

傳為勝兌為羊。有羊象焉。羊者群行之物。旅進旅退。不能相先。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決。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此如酈寄黨于呂祿。呂產及酈商為平勃所劫。寄遂給呂祿釋兵就國。以大義諭之。正牽羊悔亡之義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真小人之黨哉。○本義云。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此非牽羊。乃驅羊耳。辭言牽羊。明是人在羊前。牽之以行也。

梁山來氏曰。次且。即趙趙字。○訂疑。陸氏釋文。次。本亦作趙。馬云。却行不前也。且。本亦作趙。馬云。語助也。杜光本曰。馬融以且。

為語助。大猷。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寔兼聲无膚。而皆歸之于位不當。

九五。苞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五。離陽剛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夬其大。如苞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苞陸。今為苞。苞是也。夬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者如苞。陸雖感于陰。而夬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

正也。

本義九五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菹陸是兩物。菹者今馬齒  
菹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  
其物難乾。其子紅。

漢上朱氏曰。菹蕒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  
葉大而柔。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

蒙引菹陸本義以為一物。語錄又以為二物。然按正類本草則  
分明為二物。馬齒菹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菹云。至難  
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盲翳。利大小便。剪為

膏塗瘡良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菟陸也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至死蓋亦性冷也語錄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柳根聞今和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久可知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菟陸皆謂此商陸也是則有以菟陸只為商陸一物然未嘗以菟陸為馬齒菟也今程傳直以菟陸為馬齒菟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更考耶抑嘗親得之辨驗而知其止為馬齒菟一物耶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耶

字彙菹菜名陸佃云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易菹陸夬  
夬傳曰青泥殺鱉得菹復生今人食鱉忌菹其以此乎字說商  
治眩菹治腎又馬齒菹

梁山來氏曰諸菜秋冬皆可種獨菹三月種之夬三月之卦故  
取象于菹亦如瓜生五月故始取瓜象訂疑此胡氏所引或說  
按三月種菹或有所見五月瓜生則无據瓜之種類最多亦不  
止五月生之思涉附會

說統決而又決始為中行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夬之上見非  
夬之而又合于中行之說本義作兩層非也○人君之去小人

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  
健而說。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  
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夾為中。訂疑小人亦幾事。此所云  
乃小人之從者耳。如漢唐宦官之禍。人主之權亦為所制。除之  
不待其萌。每生不測之變。此本義所以有又。不為過暴之說也。  
明思宗之去魏璫得之。○杜光本曰。以夾為中。即為中行。程傳之  
說也。本義分為兩層。義絕周到。而說統翻以為非。亦未察古今  
之變矣。

易經疑問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夾為言。

杜光本曰。夫象五以莧陸。取其感陰氣之多耳。傳義以爲馬齒。莧之一物。朱子語錄又以爲馬齒。莧商陸之二物。皆无所礙。蒙引雖謂本草未嘗以莧陸爲馬齒。莧然與久義既切。則不必拘牽本草深求之也。至虞翻以莧作莞爾之莞。蜀才虞翻以陸作陸。謂和陸也。來註易攷觀象疑問諸書。以莧爲莧菜。以陸爲地。謂即鴻漸于陸。陸字。夫夫乃三月之卦。因以莧爲莧菜。猶可也。莞陸陸地等說。則穿鑿附會之甚。而熊過象旨京山易解從之。反以程朱爲非。何其妄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卦辭言夬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申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克實光輝五心有所止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備矣○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芒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照管不到、便走將那裏去、爻雖未有此意、孔子作象、所以禪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

多中行元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訂疑爻辭就決去小人說象傳因爻辭蒐陸之象見得五之決上非出于自然而迫于不得已者故曰中未光也則爻辭中行元咎爲因其比于上六而戒之矣與象傳本无異也程傳于爻辭借五之比陰邪移到溺于欲上說去不就決小人說矣故于象傳云云是就心學上工夫說也朱子小註亦然皆與本義不合

鄭氏剛中曰衆剛並進同力爲決而夫夫之辭獨見于三五者

蓋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當決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訂疑即鄭氏此說可見四之悔亦以其暱于同體之私而不能決矣

楊止庵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狗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繫夫邪人邪世所以不能治而無亂也患夫私情故婦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始已萌矣故拳拳以中未光爲戒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訂疑卦辭亦同上六一陰何

所號哉終凶而已。

象曰无號之凶不可長也。

三三

巽下  
乾上

始女壯勿用取女。

註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以陰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也。訂疑本義從之。杜光本曰註以陰而遇五男本義于句中。

增又一兩字。句上增遇已非正一句。卦辭意義然後精當无遺。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漸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訂疑文理不合豈如。

長則不取乎。

本義。姤。遇也。云云。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蒙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八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一則害名也。或說女壯亦該有氣體甚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亦有氣體未為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謂之

女壯者以其一陰而當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明矣。

訂疑本義之說確矣。然巽為長女。世亦女長于男而為夫婦。或夫制于婦。或夫死于婦者。故娶女者。恒欲女少于男。又女欲弱而男欲壯。有女之氣體聲音。雄壯如男者。亦多不利于夫。杜光本曰。雖是卦辭別義。而却是正理。惜伊川未及見此。故其傳于理上說不去。

杜光本曰。姤彖辭傳義主男女實象言。最為親切。而時講如喪。肯之類。盡主君子小人言。便舉業耳。學者弗察。而乃曰遵程朱。

夫程朱之傳義具在。曷嘗以君子小人為說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疏：以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陰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孔子更就天地嘆美遇之為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廢物。无由章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訂疑程傳從之。

本義以卦體言。訂疑若以咸恒睽革之例看。則不取卦體亦可。

若以下文剛過中正例之。則是以卦體言也。本卦指一陰言。

朱子曰。始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人。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陰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訂疑中溪張氏亦云。

蒙引此以陰陽之不可相无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剛過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朱子曰。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

是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訂疑。又是別取一義。謂與本義異。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訂疑。吳氏蒙引同。

說統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稱正南面之正。

訂疑。中正就德言亦可。然若无位。亦不得大行矣。故就位言始之時義大矣哉。

疏上既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乃致品物咸章。訂疑。當兼剛遇中正節。然後始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  
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  
甚大也、訂疑君臣相過、蓋指剛遇中正言、不如本義專指九五  
聖賢以下、則人就象傳而推廣之、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訂疑他卦言大矣哉、皆釋卦辭之外、別引天地聖人等而極言  
之以贊其大也、始即本卦之體、舉天地二節以贊之、又別是一  
例、本義云、不如疏與程傳專就好邊言也、大過坎避陰蹇、始  
旅皆是不好卦、聖人亦贊美其時義之大者、皆是于不好卦看

出○世○間○有○應○須○如○此○者○故○就○好○處○極○贊○之○耳○雲○峯○胡○氏○蒙○引○皆○  
拘○本○義○云○云○非○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疏○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為○遇○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訂○疑○威○  
當○作○命○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也○

中○溪○蔡○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  
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號○令○實○以○之○人○君○  
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天○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  
觀○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訂疑古者。人君時與百姓相見。不似後世人主深居簡出。下民不得見而言情也。又恐不能人引見以通其遇。故施命以誥之。使四方之民。无有遠近。皆喻上意也。巽為號令之象。

程傳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訂疑剝又稱上。稱先王者。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下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群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一陰始生云：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云：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云：

訂疑或曰：九二以獨力制之，何若以衆力制之？曰：初勢甚微，九二制之有餘力矣。故九二遇之，如女子小人臣妾畜之，惟我有。

罪而誅之亦唯我若假之顏色為之寵異為之游揚使之得遇于衆以初六柔媚善入之性最能入人一遇于衆衆皆說之則其制取之權有非二之所能主矣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未有不自君子為之緣譽而後遂不可制者也○唐李邕餌鄭注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與之語亦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因薦注于上上亦厚遇之○又宋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无措足處矣浚不以為然及與檜共政方知其暗不獲

再薦。檜因恨之。及禹再相。檜在政府。一唯禹言是從。禹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于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不獨蔽于私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訂疑。玩一義字。見為二者。宜以義斷之。不可睚于私情也。豈獨論其及賓之不利哉。大抵小人之遇君子。必有說之。以非道者。所以君子貴有知人之明。尤貴有克己之斷。

九三。賢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云：

蒙引凡得于陰往亦失于陰故小畜九三卒有說帽之虞而克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遇耳與孽自己作者異矣故无大咎

訂疑臂无膚者下无遇也其行次且者上无應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訂疑起作動作。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

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居上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過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離將作矣。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初六正應云：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蕪二陽。譬衆魚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已矣。訂疑。始女壯勿用取女。初則戒其勿往。二則不利及賓。三則幸。

其元陰利之傷五則包瓜而幸其隕而四獨以无魚而凶上九獨以无遇而吝何也曰卦以陽消陰長為義此正例也爻辭初二五與卦同餘皆以遇不過為義變例也如剝之六五不取剝陽為義夬之初二不取決陰為義變例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訂疑本義猶與由同○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杜光本曰象傳乃是

發明爻義而以為別取一義大謬

蒙引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速民二字夫子極有深意恐人以有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故出一民字而又義自明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訂疑若以魚為小人不應以无魚為凶矣故夫子以民字釋之按汲冢周書載武王伐殷師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解者以為殷民歸周之象詩衆維魚矣則魚之象民其來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頤自天

註杞之為物生于肥地者也○疏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

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注則爲杞梓之杞。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案王氏云：生于肥地，蓋以杞爲今之枸杞也。○陸氏釋文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程傳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訂疑本義從之。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而壽。

訂疑高大之木，既非所以包物，若以其葉包之，亦何物不可。而必取杞葉乎。若云瓜生杞木之下，似以杞包瓜者，亦強牽不通。且瓜在杞木之下，亦必不能生長成瓜也。然瓜之爲類亦最多。西瓜，唐以後始有之。周時未入中國也。禮記有削瓜之說。詩：豳

風有有敦瓜苦施于栗薪則此之所謂瓜。或此瓜苦之瓜也。始而苦熟而其美自隕也。枸杞亦雍州所生。至今猶多產之。以杞包瓜者。瓜生枸杞之旁。蔓延于枸杞之上。瓜垂于枸杞之下。如以杞包瓜者。然及其熟也。則瓜自落。此以上皆借義。非實事也。如以包魚例。則是實以杞包瓜也。嘗見賣瓜者。多以杞柳覆之。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云云。

蒙引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言。故雲峯胡氏以瓜之潰。同魚之餒。善潰猶漢書言岸善崩。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

惠于未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  
必以為君象。為含章有頤說不去。

訂疑本義云。主卦于上。未以人君言之也。故蒙引謂五為衆君  
子之領袖。其意以人君者。有造命之權。况有德有位。下防始生  
之陰。為力極易。不宜云含章以俟其自潰也。故以衆君子之領  
袖言之。蒙引說是。

又瓜者。物之其美者也。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也。瓜蔓延于枸  
杞叢上。而瓜實生于叢中。人所不見。內含章美之象也。故象傳  
舉九五含章。以包以杞。包瓜于中。而通釋之曰。中正也。杞包瓜。

遠取諸物也。含章近取諸身也。嘗遊田中見叢蔓之中忽有  
美瓜數顆方熟。墮于地。其美冷脆。刮食之。真如自天而至也。蓋  
為田者遺種而生。又在僻處人所不見。故生遂成熟如此。因悟  
以杞包瓜乃含章之象。有墮自天乃无意之獲。不期而遇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墮自天志不舍命也。

雲峯胡氏曰。瓜雖始生而必潰。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  
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始其可  
轉而為復乎。

蒙引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為時命之常。故含章以

俟之

訂疑始遇也。卦辭初六爻辭以陰陽消長淑慝之分言之。餘皆不取此義矣。故彖傳又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推言之。而贊其時義之大也。然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其大例耳。若夫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以及耳目口鼻之遇與夫四肢之遇安饑寒之遇衣食士夫之遇貴顯農人之遇豐年良工之遇利器商賈之遇善價行旅之遇館舍舟楫之遇順風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遇。然遇亦有善惡。世俗以為因緣。吾人以為遭逢。以卦辭言此男女相遇之不善也。然天下男女之遇不盡爾也。以爻辭言初

六柔惡之遇也。上九剛惡之遇也。三四无所遇者也。二遇乎民也。而不利于遇賓。若以占賓客之事。必有善柔之損穢惡之事也。九五遇之最善也。自貴于已。不期而遇。真時命之至盛。昔舜發于畎畝之中。伊尹起于有莘之野。傳說舉于版築之間。太公載于渭水之濱。膠鬲頸于魚鹽之內。百里奚與于牛口之下。孫叔敖聘于海。莫缺取于耕。馮妻敬說于輓。輅。鄧禹逢于杖策。孔明顧于長吟。馬周薦于草疏。此皆千古之奇遇也。然亦其抱負不凡。故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矣。若夫孔孟之老于行。顏閔之安于困。賈生之不遇武帝。董子之不遭漢文。二程之短。

于繇○就○趙○昂○之○抑○于○張○浚○朱○子○之○阨○于○侂○胄○德○秀○之○諧○于○彌○遠○皆○遇○之○不○善○也○所○謂○時○命○之○不○猶○也○至○于○孔○程○交○合○于○傾○蓋○倚○札○邏○迨○寸○立○談○一○言○合○造○接○然○明○于○鄭○階○片○善○經○心○揖○仲○宣○于○蔡○席○暮○雲○春○樹○李○杜○千○里○而○寄○相○思○夜○語○對○床○朱○程○兩○地○而○講○道○義○顏○子○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相○如○能○文○遭○漢○武○而○行○益○遠○此○亦○千○古○知○遇○之○隆○也○若○夫○美○似○莊○姜○及○遭○衛○侯○之○怒○配○如○黃○女○更○來○諸○葛○之○求○淑○貞○而○配○庸○夫○孟○光○而○耦○良○士○遇○不○遇○豈○偶○然○哉○

上九姤其用吝无咎

程傳至剛而居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云。

訂疑本義云：象占與九三類，象字當衍。○妬其角者，角剛也。以剛遇剛，上與三也。諺云：銅門遇鐵刷，子是也。

象曰：妬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陸氏釋文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程傳萃下有亨字羨文也訂疑本義從之○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

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傳初不及此字

訂疑以亨為衍文者以下文有利見大人之亨為復而彖傳又无萃亨之文故云愚謂萃亨之亨統言之亨也大人之亨專言一事之亨也彖傳无萃亨之亨偶遺之也如豈亨兌亨彖傳亦无之豈皆衍文乎如其復則蒙二包蒙既云吉納婦又云吉復上六既云迷復凶又云以其國君凶解既云其來復吉又云風吉巽九五既云貞吉又云後庚三日吉未濟六五既云貞吉

又云有孚吉。易固○有辭繁而不殺者矣。梁山來氏王肯堂亦云○  
又按六十四卦辭承卦各之下而即繫以元亨或亨或小○  
亨者共三十卦。此萃亨之亨所以不宜衍也。胡白木曰。按疑問○  
萃有亨道。不作衍文亦可。陸庸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則亦○  
不作衍文。知益見訂疑之確。

程傳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  
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訂疑本因萃之時宜有假廟之○  
舉。非以假廟而萃天下也。程傳之說非也。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

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訂疑利見大人此獨見貴人之吉占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子以為治萃之道本義從之如此則前此无君乎无君物聚于何人乎不可從。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訂疑象傳以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本義是也。程子以亨利貞別為一事非也。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象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

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訂疑：利有攸往，出行之吉占也。程傳謂宜有所作為。

本義：坤順兌說云：○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底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又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義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而明吉凶之意。訂疑：此聚程傳之說也。

恭引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字與聚則可以有所  
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  
方知是己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己之精神在前一  
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己上。故曰王  
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謂假  
廟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聚己之精神者。七日  
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  
假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補註云。凡云歸  
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  
索引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于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  
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于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  
展其志矣又必利于貞者如聞見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  
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  
術已疎矣安得亨訂疑本義索引利貞在末見大人之前是  
說了愚謂利貞即在見大人之時謂以正論而相贊無曲學以  
阿世也所謂聚以正也否則或為假正人以為名或為說不以

道而苟合必見棄于大人矣何利而求之有

蒙○引○用○大○牲○吉○豈○唯○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特○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于○以○見○二○盞○非○各○也○時○乎○无○也○用○大○牲○非○春○也○時○乎○有○也○程○傳○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為○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訂○疑○推○得○好○

蒙○引○聚○則○可○以○有○所○往○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成○器○而○動○者○也○

訂○疑○利○往○所○該○固○廣○即○以○出○行○言○亦○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弓○矢○張○于○戈○備○資○用○周○車○馬○閑○從○衛○具○然○後○可○以○啟○行○此○非○萃○時○

何以能之乎。凡事皆然。可以例推。

彙引雲峯謂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非也。戒意須仔細體認。如用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无有也。是戒其不求豈于墮乏之時也。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可以有所往。不聚則不利有所往也。是戒其无素備而欲有為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執以見大人。則亦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貞○意○尤○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日○齋○。則○不○可○至○于○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訂○疑○占○吉○。而○有○戒○。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本○義○此○句○。應○于○乾○元○亨○利○貞○。處○發○為○凡○例○也○。此○處○此○句○。當○刪○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梁山來氏曰。內順乎外。外說乎內。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

彖引順以說。彼此之情聚也。

說統順以說。主君民之萃。剛中而應。主君臣之萃。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豈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蒙引聚己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格廟時事。朱子曰。順天命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說豈萃之時。若不用大牲。便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蓋伊川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命朱子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則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梁山來氏曰。盡志以致其享。盡物以致其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即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訂疑見大人者。君臣之聚也。以正者。言見大人者當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蒙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于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龜鼈聚于淵鳥獸草木聚于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訂疑此上必有缺文此句特其結語爾觀咸怕象傳可知矣三原王氏亦云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除治也

程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敵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情而聚之○謂○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而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中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當簡治而除其敝壞也○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

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當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趙汝楙曰。凡陂澤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于平地。為澤上于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之事故。簡治其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免有金兵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程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

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陽剛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初與四為陰陽正應。有孚而相萃。然四陽正應而遠。二三同類而近。初又陰柔不能自守。故有孚而不終。而亂其所萃也。○一握，陸氏釋文云傳作渥。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本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歸震川曰。邪正之極定于內。則流俗不能易。遠近不能間。毀譽不能亂。○訂疑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陸氏釋文禴。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訂疑。愚按。殷不改月與時。周改月不改時。春秋改月並改時。周之禴以夏與殷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夏則陽盛矣。其享以聲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備物。

本義云：上訂疑從程傳。

訂疑二應五而雜于一陰之間，必牽引以進，乃吉而无咎。若因六二之所不足而戒之者，愚謂二以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何乃憂其不足而戒之乎。

厚齋馮氏曰：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于占之下，又發乎乃利用禴之義，以為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

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虛中誠實。發明孚字。虛中孚之本誠實。孚之質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之義也。不可謂爻辭孚為兼九五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為吉。而二乃以用禴為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之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之所以通乎上也。訂疑此程傳之說也。朱子曰。孚乃利用禴。如伊川說固好。但如

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愚按本義解字論。亦是從程傳說。就君臣說。而後移向祭祀之占上去。小註云。乃爻辭本意。傳與本義。皆作象解矣。今人皆從程傳本義。就人臣事君言。蓋厭言占卜之病也。然理可相通。事人事神。理一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象引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說統中本下卦之中來。實指心說。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滿于朋比。不奪于利交。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至于乃亂。乃萃者。

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憂危、思援而求朋、異以待物者也、與其萃于不正、不若之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

訂疑易中間有以六三比九四而得之者、隨是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

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而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故得其萃而无咎也。始求萃于四二、而不得、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本義云：

訂疑本義大率從程傳是也。戒占者以下、又用註說、則非也。若以六三為隨附推勢之小人、則三方與九四、以不正相比相萃、

斯時也。方且盱豫鳴豫，以明得意矣。何嗟之有。此註與本義戒  
占者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  
正應。六三上六獨无應，故三嗟如而上齋咨涕洟，情易見耳。本  
義何乃為兩歧之說乎。戒占者三句，只宜刪去。胡白水曰：復得  
除極無位之爻，句亦可刪。只因然後往，便是小吝。若窮應分也  
命也，何羞為。雲峯亦未疏明。

雲峯胡氏曰：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  
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  
恐誤。○訂疑本義如此之類，有數處。除訟九二與九五為敵應。

若萃之三上、困九二之上、應豐二之應、五中孚之二、五皆不可  
曉。

梁山來氏曰、三之于上、雖彼此陰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從之、  
我性順而彼性說、必能相聚而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疏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故必

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本義云：○訂疑依本義，則大吉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蒼生也。

雲峯胡氏曰：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元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宜周也。訂疑此勝張氏丘氏。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盡善，故云必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未貞悔亡

本義云

建安丘氏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巽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未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未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未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

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  
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脩。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陽  
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占者設戒。在九  
五。未見有匪孚處。

訂疑丘氏謂有九四分其萃。故有匪孚者。此于象傳好講。本義  
彙引謂匪孚以下為戒。占者而設。于五之德位上好講。愚按比  
之九五。亦云夫前禽與萃五之匪孚。同其无損于九五。則一也。  
三苗之負固不服。豈舜之文德未足乎。帝王聖賢自是躬自厚  
而薄責于人耳。故曰堯舜猶病。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  
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也 訂疑本義從  
之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  
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齋咨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  
不害故得无咎也

本義云上○訂疑陸氏釋文齋咨嗟嘆之辭鄭同馬云悲聲恫

擊

縉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齋咨。嘆聲。涕洟。悲泣也。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齋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言无咎。

彙引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

梁山來氏曰。危者得乎。所以无咎。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照卦德說以順看。上五

說以當天下之萃者。但五為萃主。萃其宜也。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而象以位不當申之。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惟急上推去。甚至齋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斯于分義為无咎耳。觀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漢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于上也。訂疑亦註中一義。

說統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

巽下  
坤上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四三

正誼堂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云、上○朱子曰、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家虛拱得話說、

潘氏夢旂曰、方升之時、宜擇所從、唯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

訂疑易言大人者十二有指定一爻言者有兼指衆陽爻言者  
有泛以理言而于爻无所指者否二之大人指衆陽言也升之  
大人以理言也蓋升以士君子升進為義不應指六五下見九  
二也

蒙引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有懼其不見欣納之  
意故云勿恤

又云南征嵩指仕進凡有事出行者不得用

訂疑此說非也聖人教人卜筮凡人皆可用升元亨仕進事也  
見大人勿恤謂貴事也南征吉示出行之方也下二句以仕進

○言○亦○可○各○作○一○事○亦○可○彖○傳○特○就○大○者○言○之○且○有○慶○志○行○大○小○  
事○亦○俱○說○得○

白水曰、昔明仁宗在東宮時、講官進講乾九四爻、以太子為說、  
既退、東宮問楊士奇曰、莫不含諷譏否、士奇曰、講官授經、安敢  
含譏諷、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凡卦六爻、人人可用、君有君用、  
臣有臣用、士庶有士庶用、東宮大悅。

彖曰柔以時升

訂疑彖曰下脫升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訂疑此以後天之易名卦也、○又以德

體言亦可取升進之義何必卦變。

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

訂疑晉取仕進之義、義與升相似、但晉之取義在明出地上、非取柔進上行也、且柔進上行、指六五、六五君也、謂上有好賢之明主也、與升柔以時升大不同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童溪王氏曰、順而又順、无適而不用其順也。

蒙引巽若止當順字則易只是七卦无八卦矣○巽而順中正而應要做一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順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剛中之德而六五以柔應之所以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為大人五應之為見大人○卦辭元亨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以其包下文意耳  
陸庸成曰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

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  
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  
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  
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訂疑順不作慎、于理亦通、  
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日不慎則  
退、必念之謹審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也、

蒙引胡氏念：謹審敬以直內也。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又曰：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着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云也。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訂疑致曲由善端發見之處而擴充之，至于極也。中庸章句，曲无不致，則德无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于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于聖人矣。孟子章句，四端在我，隨處發現，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此數處皆于積小二字有洗發。至于善信美大數句，則是大槩說由積小以漸至高大之意。于高大二字明白。

○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為、無以惡小而為之。此亦慎德積小之義也。○胡氏避宋諱、故易慎為審。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必大得、是以大吉也。訂疑允作當、不可從。

程傳允升、謂信從于二而同升。

本義云、○訂疑看允字太輕、當必字看、不如胡氏說。

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說統初為吳之主○不為驟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其升必矣○

訂疑玩象傳云上合志也○蓋初與二三○有交信之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訂疑上合志○正釋允字之義○

允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十五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二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萃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亦同

索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

故卜祭者利用禴。訂疑以萃六二例看當如此。又曰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也。安得无咎。○訂疑无咎亦指祭祀言。

又曰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而上交亦升也。

訂疑萃六二之利用禴對用大牲而言。大牲萃其物用禴萃其誠萃其聲也。升九二之用禴用亨皆取升意。蓋祀享者升誠意以上交于神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

元咎指為居說方功

中之志澤及天下是有喜也。訂疑象傳只舉孚不及用禴其意蓋截取孚字專為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象引一說有喜也。既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訂疑此說當從萃二亦然。

### 九三升虛邑

註獲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賈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體如入无人之

境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訂疑疑之為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訂疑亨字程傳及進齋徐氏皆作亨通之亨。王指文王謂文王柔順之至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今人皆從文王。但以亨字作祭享看耳。

本義義見隨卦。

朱子曰亨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享于岐山。

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說祭享萃固取象義，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象。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不止祭山為然。故九二亦取用輪。○升六四隨上六，益六二皆非君位而繫以王用享之辭者，或周王祭山享帝時嘗筮得此爻，故繫此爻之辭，卽以此當之。如高宗帝乙之類亦然，否則无緣特地取此義也。蒙引王者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蓋此所謂王用享西山者，蓋指文王武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未必說是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訂疑按

望秩者名山也。支山无名者不在祀典。岐山岐周之名山也。岐周又為周家王業之所興。西周之王自幽王以上或皆登此而旅祭之。非望秩之說也。此又所謂王則文王武王成王皆不可知。蓋周公繫易正在成王之時也。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卦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享于岐山。訂疑此取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二句耳。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此自釋拘係從維之義。此處不必用。○又按若如蒙引取以柔居

柔柔順之至。為誠意之極。則用享岐山之辭。當于上六條之。蓋上六亦以柔居柔。且居坤卦之上。又為柔順之至。其為誠意之極。不尤著乎。愚謂此還是因周王享岐山時。曾占得此爻。祭而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彙引本義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或曰。王用出征如何。曰。棟詩書。文王伐密。伐崇。西伯戡黎。武王伐商。滅國者五十。獨无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于帝者何。曰。此指武王及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

訂疑詩書所載。伐崇。伐密。戡黎。事岐山。西山。出征。文王亦可追。

稱之。至于享帝，則斷自武王以後。諸侯可祭封內山川。西伯受  
斧鉞，亦可專征伐。獨享帝，則唯天子方用得。

薛畏齋曰：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  
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訂疑近皆從之，以享岐  
山為人臣以順事君之象。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蒙引或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如  
此，只是登山，非登祭于山矣。必依朱子小註積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解之然後通。

訂疑如蒙引取朱子小註說則凡祭祀者皆可云不必為享岐山矣。愚謂凡登山者必高下相因此即順字之義事字解享字義。

蒙引或又云爻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就象上說亦未然本義以順而升云係之象傳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解故係之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內意也。

訂疑在爻辭可說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却用不得此說只得爻象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白水曰。又按紫引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此語自確。蓋登祭于山。是象而象中之義。須作意升。其理方長。

### 六五貞吉升階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貞固。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本義云。訂疑本義釋貞吉。與傳亦同。但不取應九二義。恐誤。程傳自好。當從。

雷氏曰。先儒以為踐柞。訂疑此大非也。五已居尊。何云踐柞乎。

世子即位豈亦如莽操司馬氏等進階加錫而後即位乎

蘇紫溪曰、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訂疑此從階字生義、而大象亦有積小以高大之說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

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之，自強不息，如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道德，何善如之。

本義云：

蘭氏廷瑞曰：升豫皆以陰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訂疑冥豫者，勉之以戒，有渝冥升者，勉之以不息之貞。廣遷善之門者，至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也。不當  
無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無進也。

中溪張氏曰坤為晦冥陰為不富。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升而不已深明易理方有此上下千古之論必因此消息盈虛之理也。  
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而況于人乎。堯舜之  
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罷利居成功。周  
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復改于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

何○有○升○而○不○已○者○也○霍○光○不○學○无○術○履○滿○而○不○知○戒○卒○有○赤○族○之○禍○寇○萊○公○勲○業○爛○天○壤○然○契○丹○既○退○即○求○使○相○事○上○皆○欲○効○天子○所○為○卒○有○雷○州○之○貶○張○江○陵○輔○冲○主○立○朝○事○業○頗○有○可○觀○然○父○死○不○去○貪○位○固○權○卒○以○抄○滅○皆○冥○升○之○故○也○亦○焉○往○而○利○哉○唯○用○之○不○息○之○貞○則○吉○人○為○善○唯○日○不○足○一○息○尚○存○此○志○匪○懈○此○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年○彌○老○而○德○彌○邵○也○衛○武○公○行○年○九○十○而○日○歲○做○于○國○曰○无○以○我○耄○老○而○棄○我○云○故○薨○而○謚○曰○睿○聖○武○公○詩○頌○有○斐○君○子○不○護○也○

三三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傳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也。

本義云、上句疑遺字、不如云、心亨。○愚謂困亨者、困有亨道也。○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當以孟子天降大任、章參看。

雲峯胡氏曰、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

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疏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戒之以有言不信。

蒙引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所以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蓋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

梁山來氏曰必平日有學有守之大人操持已定而所過不足

以成之方得亨而无咎也。

訂疑推出學守來有補于經傳。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註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

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剛中五與二也。

廬陵龍氏曰雖在困中不愧不作泰然不失其常此之謂亨能。

此者其唯君子乎、

南軒張氏曰、凡人處困、大則失節、小則憂傾、以剛不中耳、  
西溪李氏曰、尚口乃窮者、當遜言以避禍、

蒙引載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正是得貞者而已耳、剛中  
內便有困亨貞意、困亨猶云顏子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  
有其樂也、

梁山來氏曰、貞字、在文王卦辭、連亨字讀、彖傳連大人者、孔子  
恐人認貞字作戒辭、尚口凡受人之謗、不反己自脩、而與人辯  
謗之類、

沈德培曰、不失見吾心、自有所享、不是到困時、方享、即困而所  
亨之道、依然不失、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  
大人、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  
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  
尚口之窮、信夫。

馮氏所曰、處困、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然。

疑問姚鼐菴曰、所亨所字、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充蝕于富貴、原有所亨、不墮獲于困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澤无水者、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遭困阨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訂疑澤无水困、指萬物說亦好、致命遂志、本義從之。

程傳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訂疑補此句好。則命也、當推致其命、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阨、所守七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心乎。

本義云、○朱子曰、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

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不幸而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投命。皆是此意。訂疑當從本義。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于天。困而不失其亨。則遂其志于我。蒙引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若死者則是比干之自靖。而自獻于先王。亦為亨矣。訂疑不必說比干亦是亨。所以致命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

訂疑呂夷簡令富弼使契丹而易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  
生死于度外即致命意

梁山來氏曰患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生死身  
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  
世傑是也

初六晉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云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在下坐則脛為下初六困而不行  
此坐困之象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六入于坎窞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正貼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絃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程傳朱絃、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絃亦絃、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絃、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于理又似不甚通。

訂疑詩車攻。紱作芾。註諸侯之服。斯于朱芾。註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也。方叔之朱芾。亦諸侯之服也。今困之赤紱。朱紱。總之為王公大人之服爾。

本義云。○朱子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于好事。困之中。有好底困。如益之中。有不好底。蓋需。茹。漸。旅。皆然。

蒙引。困于酒食。猶芾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芾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紱方來。亦應接之困也。

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困于赤紱，則此朱紱方來宜連困于酒食言。蓋困于酒食而朱紱又方來則并為所苦矣。朱紱若止作服物說，則是承君之賜而有再拜稽首之困也。若作大人盛服而來言，則是應接待陪之困也。亨祀句可不帶困說矣。利用亨祀，內事則利也，征凶，外事則凶也。无咎者，恐人認作此爻為不好爻，故既曰征凶，又曰无咎，言此爻除征行不利，餘皆无咎也。无咎亦指祭祀之類。小事內事，如婚姻賓客謁貴朝享之類是也。說者每欲如看他書之例，要求上下文成相連貫，故牽于穿鑿。若止就筮占言，則一句自為一事，不必相蒙，便好講了。

○本義方來上應之也。此如中孚九二九五皆剛陽而相應。此不可曉。胡白水曰：或是同德相應否。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云：○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以上六為妻。訂疑本義妻則六也。六當作上。繫辭傳：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非本旨。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疑懼之辭也。志在初而隔于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程傳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有合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訂疑初陰而四陽。又初在下而四居上。則初為四之妻與臣也。程傳說得未分曉。

本義云：

訂疑註程傳以來徐。困于金車指九四言本義以徐。指四  
困于金車指初六。愚按易中除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為自  
下而上外。凡言來者皆自上而下也。如蹇之來反來碩免之來  
免。尤其著也。則註傳以來徐。指九四下說初六為確矣。則困  
于金車正承來徐。而言其所以來徐之故。故象傳只釋來徐。  
徐為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為一意也。古詩  
一朝登樞要。孰肯顧寒微。又曰。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  
輕肥者。九四可以免矣。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

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訂疑蒙引從之。

訂疑按屯四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從初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愚謂據理言之當困之時賤者求濟于貴。弱者求濟于強。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當求四。四无求于初。理也。亦勢也。來徐。困于金車自應指初。志在下者。四為初之正應。其志亦未忘乎初也。但九四亦在困時。方上為陰揜。未能往濟。初六之困。反之于心。不无有愧。

然限于時勢而力有弗能，非有負于初心也。故得終吉。此張氏參酌于理勢而為此說，亦或可從。

白木曰：初四正應，雖弱賤無濟。四亦自當援也。此易中定理。故仍以前訂疑為確。且象來徐二二句連說。若上句指初，下句謂四，甚失口氣。中溪只可備一說。

訂疑或謂世无以金為車之理。愚謂金車金輅也。周禮五輅一、大輅、玉輅也。二、金輅。三、象輅。謂以玉與金與象骨飾之也。四、革輅。五、木輅。此金車即金輅也。與朱紱赤紱為類。皆車服之貴者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志在極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訂疑此註傳之說，愚謂雖不當位，兼釋小吝。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

蒙引初之來徐三、四之才固不足以拔之。然其志固在于極初也。訂疑此張氏之說。

九五剝削困于赤綏，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云：

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為陰揜，是為褻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所迫。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无所用矣。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空

上直堂

訂疑易中取象○凝人必于其倫○如五○既就君說○則剝剝之刑○豈可加于君者哉○蓋此爻之占○賤者得之○為當受剝剝之刑○此一占也○貴人得之○為困于赤紱○又一占也○若就一人言之○則為剝剝之人○服役于赤紱之責人也○此說長○然要之遲久○當有喜說○蓋古者刑餘之人○亦皆給役于公家○如宮刑之人○為閹寺○詩人所稱寺人○孟子為巷伯是也○刑者使之守門○或守庫藏○如子羔仕衛○嘗刑人○衛輒之難○子羔避難而出○遇刑者守門○示子羔徑竇是也○漢司馬遷下蚕室之後○仍為太史令○見親幸于武帝○孫臏為龐涓所刑○後為田忌軍師○皆徐有說者也○此句兼承上二

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兑為毀折。故有剝削之象。○剝  
用二字。一句一韻。困于赤紱。二句一韻。自為一義。占此爻者。在  
小人。則為受剝削之刑。在君子。則為困于赤紱。乃徐有說。此二  
句。猶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象曰：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  
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訂疑：二言朱紱。五言赤紱。皆大人之服也。九四之金車。亦大人  
之所乘也。中直即中正。不言正而言直者。叶韻也。坤文言曰：直

其正也。同人九五象傳以中直也。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云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  
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  
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  
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  
也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悟也聖

人教占者之悔也。

訂疑動悔之悔、憂悔吝之悔也。有悔之悔、震无咎者存乎悔之悔也。舊說如此。愚按易中有悔例无如此解者。乾上有悔動而有悔也。蓋三小有悔无大悔也。豫三悔遲有悔言悔之遲則有悔。此曰動悔有悔亦困于葛藟于鏡虺之占也。征吉者以困極將亨為出行之占也。或者如震六三震蘇上震行无咎之例乎。以九二之剛中而征凶。方在坎中也。以上六之陰柔而征吉。困極而說體時將出乎困也。然終是強解實不可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訂疑困于心、衡于慮、然後作、意如此乎、

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註、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德有常、  
不渝變也、汔至亦未繙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以  
已出為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既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  
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程傳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也、木入

于水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訂疑此說確。

程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也。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汜，幾也。繡，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繡于井同也。訂疑此句與本義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本義云：○朱子曰：汜至作一句，亦未繡井，虞其餅作一句，厚齋馮氏曰：繡關西謂綆汲水索，餅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皆用木為餅，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訂疑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亦取巽木象汲水器也。而小註乃云：井只是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此與本義不同。

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汜至三句為汲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用。

也。性動亦定也。

句疑此就學言。因繫辭傳井德之地也。而生此義亦通。或見  
彖傳有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大象有勞民勸相之說。遂以此卦  
專主養道言。非也。彖傳專就井能養人而贊其美。如鼎言聖人  
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以贊鼎用之大爾。大象偶就養民  
發一義。乃孔子于卦爻辭之外。另取一意。非名卦繫辭之本旨  
也。

彥陵氏曰。守法者无喪可矣。曷以云无得。得與喪原相因。世主  
輕變先王成法。皆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者實

多其始欲求其得。究且得不足。以償所喪矣。安能使天下蒙其澤也。然則世主第患不守成法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訂疑此又以治道言。按本義云。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治也。亦不止言為學為養也。然學與養人為治。亦在其中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彖曰下。脫一井字。

疏坎為水。在上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之象也。

隆山李氏曰、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水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灌溉、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汲水者所用不同、其汲器亦異、灌溉者、或用甕、漢陰老人抱甕灌園是也。或用轆轤、北方多用之。上爻所謂收是也。或用桔槔、所謂前輕後重、挈水若抽者、子貢之教漢陰老人是也。近世則又或水車、以驢騾推轉、其機巧更妙于桔槔矣。或汲以食者、則用甕、爻言甕敝漏是也。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羸其瓶是

也。要在隨宜而用器。李氏專以桔槔言，非也。

梁山來氏曰：凡井中汲水，井上用一轆轤，以索加于其上，用桶下汲，方能取上，是以桶入乎水，方能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巽字有木字入字二義。文選彈極之綆，斲幹綆，即轆轤之索也。養而不窮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

訂疑用轆轤者，則用斗，不用桶。亦不用瓶甕。轆轤之索，不着井幹。其斲幹之綆，乃以手挈瓶甕，或木桶而汲水之索也。○汲有多少，器亦有大小，各隨所宜。或者乃各挾所見，或以為必用木桶，或以為必用瓶甕。然卦言瓶矣，又言甕，二言甕矣。上又

言收、收、晁氏以為鹿盧、既用鹿盧、將不用木為斗、雖而必瓶甕之尾器乎、此小義本不必辯、然竊笑世儒之徒執褊見而好為此紛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汜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汜至亦未繙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蒙引或曰未有功。即是凶。非也。未有功。是迄至亦未濟井意。未  
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  
故凶。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  
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強兵。而為法又不善。何嘗從民起見  
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本義云：○朱子曰：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說箇影象，不是說事實。巽乎水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郝京山曰：百尺之木，生于高陸，折其枝，則津液出，撮入于黃泉，而潤升于數仞之顛，所謂巽乎水而上水。○說者以今世桔槔象巽木誤也。○訂疑郝氏此條，得象傳正旨。

蒙引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實昭惠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訂疑勞民者驅游惰之民使之盡力于南畝不捨本義而字字發強將切早作夜息耕而食墾而飲以勤農事或為工以師五材而足器用或擊牽服賈以通有无而引恬養皆所以戒其逸豫惰窳也勸者勸課獎勵之意如古者循行阡陌省其耕斂之類相者恤其有无加以補助

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則是久井不見漂治者也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時所共舍棄也

程傳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井上之水訂疑當作有水之井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

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亦不復往矣

本義云

訂疑因其水之泥而无泉故人不汲而食之遂為廢棄之舊井

人既不汲、則井上无遺澤、故禽鳥不顧、世間自有一種无泉之井、地基不好、人自不肯深斲也。

進齋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强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于此、又可以知所勉矣。

象引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此舊井是廢而不用者、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做漏。

註鮒、謂初也。

本義云

訂疑程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蟄、井中微物。朱子曰：程沙隨以  
為蝸牛。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蛙屬。正韻曰：鮒、魚名。韻  
會曰：似鯢，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啣，曰鮒。相附曰鮒。蒙引  
莊子曰：涸轍之鮒云。如君言，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孟  
子三鼎五鼎，小註所引有魚用鮒之說，則其為魚也明甚。又玉  
篇鮒，鮒魚也。鯢，重鯢也。按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謂為蝦為蟄，  
為蝸牛為蛙屬者，恐非也。况蝸牛蝦蟇蛙字從虫，鮒却從魚。愚  
又按以涸轍之鮒及相啣以沫之言推之，則今水滂之年道旁

溝渠散井之中、率多此魚、而鯽魚為多、所謂草生魚也、正解亦曰、鯽、鯽魚、喜潛泥中、

蒙引九二剛中、本有泉象、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升、諸公下比初六、又是早賤之交、不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射以汲、井言、則為甕、甕做漏、訂疑井以上出、及人為功、今上无應、而下比初陰、是功不上行、而近泥、又穢物為累也、下比初陰、巽下斷、為井谷、為甕、甕做漏、比陰為射、射譬如鄉里富室、恩及下賤之人也、總之下比初陰一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

意若只惜其无應何不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  
深而去泥遠使自不同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特見從來未及

訂疑此自孔子之意若依本義上无應與下比初陰為功不上  
行則匹夫懷仁于物必有所濟雖所施不博所濟不衆獨不得  
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仁乎今觀其辭曰井谷曰  
甕敝漏分明謂二之體用皆不足惜耳陰在下為泥二近初陰  
故取此象若惜其无與九三有應何亦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疏、潔、治、去、污、穢、之、名、也、井、被、潔、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射、之、象、但、井、以、上、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潔、治、未、食、也、為、我、心、惻、者、為、猶、使、也、井、潔、而、不、見、食、猶、人、脩、已、全、潔、而、不、見、用、使、我、中、心、惻、愴、也、

本義云、○朱子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二句、是占、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也、為我心惻惻、此水可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唯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

訂疑才柔不能汲所謂綆短不可以汲深也

蒙引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

訂疑惻者惻井也非惻人也王明並受其福方是說人○本義  
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此以汲井喻用  
賢施者指汲水以飲人者喻明王受者指來飲之人即行人也  
喻民蓋賢人不用則人皆為之嘆曰此人不出誰與圖吾君  
其如蒼生何一見用則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故曰施者受者並  
受其福○此句非實說乃設為行惻之辭亦可見其非如初六  
之井泥无禽九二之井谷射鮒矣若九二者縱使有人汲之則

濁汙之水適可以濯足而浣私爾亦不可飲食也如世之俗宦者縱使見用于當途亦不過妻妾親戚之沾恩所識窮乏之得我所謂雖得市童憐終為識者嗤也安得並受其福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楊誠齋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恻焉人之行者恻之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恻也井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夫微恭熙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

訂疑求王明、非三求之也。程傳不可從。蒙引云：謂有求賢之明。王是明王求矣。文氣又倒，亦不可從。求者行惻之人意中，冀望祝禱之辭也。觀行惻也。求王明二句，連說可見。譬行道之人，渴煩之際，見有甘美冷潔之井，望得長綆汲器，汲而飲之，則人已並受其福矣。

疑問曰：曰行惻見為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為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蓋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云：上○訂疑魯論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訂疑牒者。淘去井中之淤穢也。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墻。幹所以防其敗。

九五井冽寒泉食

本義云

訂疑詩冽彼下泉。冽亦寒也。井冽者。井深而寒氣備人也。寒泉者。井深而泉亦寒也。下有二三以為泉。中有四以為幹。坎正位在五。是泉自下湧出。上近井口。而上六坎口不揜。可任人汲取。而下窮也。故初泥不食。无泉也。三牒而亦不食。以遠于井口而

未上出也。五為坎之正位，得水之性而寒。又近上六坎口而上出，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訂疑：蒙引中正以位言，非也。井以陽剛為泉，九二中而不正，九三正而不中，獨九五中而且正，故井既冽而泉又寒，可為人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義云二

訂疑收、註疏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績者也、愚謂皆非也、凡甃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水盛、口欲其斂、斂則壙堅而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蓋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使堅斂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禪極之綆斷幹、幹井緣也、卽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強之解也、

蒙引有孚非說井、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人之有孚亦象上之井收勿幕、故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訂疑在上、井之終也、終而元吉、則井之全體大用、盡善盡美、既  
无改井之勞、又无羸瓶之凶、故曰大成在上對下也、言大成對  
未○有○功○言○

三三 雜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  
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  
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

本義云：訂疑其占為有所更革云云。至所革之悔亡也。就已  
然者言卦之所具有此善也。一有不正以下以戒占者。

雲峯胡氏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免說則隨時勢而非強  
革。此所以為革之正也。

蒙引：己日乃孚，據理勢言。聖人係革首及此句，一以見革之可  
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  
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己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  
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  
說之氣，形于方革之際。凡改革而未免于悔者，只坐不得此二

者、王安石是也、

訂疑管仲商鞅王安石方孝孺皆變法者、然各不同、利害亦隨之、管子君民兩利之道、商鞅七分是利國、猶有二三分便民處、若王安石則全是殃民者、民既病極、國亦隨之矣、若方孝孺則皆是元要緊事、上不利于國、下无利于民、徒為紛擾變亂成法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程傳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訂○疑○生○息○之○義○乃○客○意○程○傳○明○云○革○之○相○息○謂○止○息○也○則○不○取○  
生○息○之○義○明○矣○本○義○何○又○引○以○為○說○乎○竊○謂○程○傳○本○義○生○息○之○  
義○直○刪○之○可○也○

本義云：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  
火○則○只○是○水○決○則○火○滅○之○象○故○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  
語○自○是○精○當○而○程○傳○于○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欠○精○矣○  
宗○義○汝○言○曰○革○變○革○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為○  
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

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爭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程傳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信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真正。如是變革得其當。故悔亡也。

本義云三

建安丘氏曰。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訂疑必合乎天理。然後信于人心。○又革之為義。凡事皆有之。不必為治也。故下文又以天地湯武推而言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中溪張氏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能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傳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彖引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

梁山萊氏曰。天命當誅。順天也。人心共忿。應人也。

姚承庵曰。舉天地以盡造化。舉湯武以盡人事。只以此二事示

例見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  
蘇紫溪曰、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者其道同也。湯  
武承桀紂之後、繼亂者其道異也。訂疑此說易動人、但非彖辭  
正旨。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云、○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臨川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度、時謂春夏秋冬之次序、推  
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在上者得以敬天而  
勸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

訂疑五星之曆、漢書律曆志詳之、其餘歷代頒行曆書、止有日月四時之曆耳、

吳晉明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晝夜不及天一度、此次舍遷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此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此歲差所由起也、但其加減之法、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訂疑氣運遲速四字當刪、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是以君子以曆體之、治曆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訂疑今所用湯若望之曆又有里差之法謂去北極地有遠近則日之出沒有早晚節氣之至有遲速今按去極有遠近則日月之食有多少想里差之法亦不妥也

潘雪松紀聞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無不動欲以一定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

初六筆用黃牛之革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于事始則无審慮之意而有

深易之象、訂疑此段蒙引辨之、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于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剛也、離性上而剛性健、皆速于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蓋剛不中而體深、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守、而无妄動、則可也、輦拘束也、輦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輦用黃牛之輦、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本義云、○訂疑程傳无援、只帶言之、本義以无援對居初、極重、

蒙引此所謂居初、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

訂疑程傳居初以時言本義以位言蒙引從本義蓋既云當革時則不論初終也

蒙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不如勿革為愈故聖人慎之或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矣而猶固守之所守者非做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何害中順乎○或曰居初程傳以時言予以位言反之矣曰此言時正闕着位也所謂新進也若以為事初未可以革則必待事勢盡壞之極乃革耶易大抵教人謹

微此盍所以先甲三日也。豈處革而不然乎。本義居革之初。乃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盍之初也。又曰。此所謂時。乃一己之時。與上革之時不同。

訂疑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及其仕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至有麇裘之諺。其後。男女別途。市不飾偽。淫者出境。四方則之。強齊歸地。然後墜三都。而除姦慝。此正革用黃牛之革之義也。蒙引又或問。既非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己日。乃革之非耶。曰。己日。乃革。非謂候已壞之日。方革也。是令審處得停當。訂疑此句。是。果然當革。此句非。然後革。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

且已之。如閔子騫論為長府之意耳。此段非事果將壞當改无疑者。則正為已日矣。

訂疑此段半是半非。謂令審處得停當。然後革。不可輕驟。事果將壞。當改无疑。則正為已日矣。此皆是也。蓋事至將壞。當革者。謂可自新。以為善後之圖。而不使至于大壞也。所謂先甲三日也。必已日乃革者。謂熟思審處。務令事出萬全。或申曉中外。務令咸喻吾意。然後革之。所謂後甲三日也。

雲峯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黄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革用黄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

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援、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厄初火力微不能勝四

象曰華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疏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守也

說統當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訂疑此不論時位才應只以理言之然无著落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二與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推勢體順則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己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訂疑註有可從程傳大贊辭

本義云：○訂疑征吉无咎，即承上句。本義征字即當革字。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程傳之說最是。參義二之可革有四，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位字當作應字，而又有其才德宜革之易云。

訂疑：已日乃孚，孚于已革之後，已日乃革，慎于未革之前也。○已日革之，以革言也，征吉，出行之占，是兩事无咎，承上二句，象傳行有嘉也，即以征吉貼到革之內，自是孔子之意，本義從之。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蒙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云：○朱子曰、革言三就、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鞶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

蒙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于人也、有孚二字正

與凶厲相應。○過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程傳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水性緩，子產嘗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為躁也，設居艮之極必不為躁動。

訂疑居艮之極，必不躁動，此二句不然。咸○漸○艮○九○三○皆○居○艮○之○極○而○躁○動○。

索引征凶貞厲，躁于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于革則可也。○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

人之信。否則有悔。觀卦辭。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六爻多言孚。○革言三就。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革。必先謀諸心。次詢諸人。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理。合乎人情。然後事當而人安之。潛解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聖人所以危之者。特嫌其剛躁。不免拂衆任己。未盡利害耳。姚承庵曰。同一征也。何以有吉凶之殊。曰。革故是天下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于此而遲。

疑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急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于此不加慎審。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點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為萬世訓。

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征則凶。而居則危。本文適當其會也。

訂疑上六。征凶。居貞吉。動凶而靜吉也。九三。征凶。貞厲。動凶而靜亦危也。性有恬躁而靜而不動。亦有吉危之別。○毛氏從彖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之及。愚于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初

與四不相應也。故初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應為不相得。則有  
相息之義矣。六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  
息而相得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  
則征凶也。白。初與上論革之始終。三與四為上下卦水火之際。  
○人○只○說○得○通○剛○不○中○九○獨○從○水○六○成○卦○處○計○出○并○多○埋○來  
正卦之所以為革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  
故征則見。尅于水而居亦為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有  
見于此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稽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

梁山來氏曰。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悉。可否分明。又復何之。

訂疑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革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革也。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革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暇恤。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

徒○以○漢○賊○不○兩○立○故○六○出○祁○山○以○延○鼎○祚○固○審○于○謀○无○再○計○之○  
勢○也○昔○齊○人○築○薛○滕○文○公○謀○于○孟○子○教○以○效○死○勿○去○此○皆○征○凶○  
貞○厲○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  
勢○至○此○凶○厲○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  
公○天○下○萬○世○耳○自○水○曰○膽○誠○開○天○闢○地○展○讀○至○此○拍○案○起○舞○使○  
諸○葛○君○知○之○衣○珮○珊○欲○動○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傳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  
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訂疑際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八

正誼堂

當作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與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

訂疑傳指定大臣說悔亡。用彖辭之義。有孚。就已心至誠說。改命。就改為言。吉。就上信下安說。愚謂悔亡有孚。傳說未妥。卦之悔亡。從己日。乃孚。元亨利貞。來此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觀象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已心說。則商鞅王安石方孝孺其心亦皆各自以為是。而信其當也。

○既云革之而當其悔乃亡。又云改命吉亦復。

本義云：訂疑獨悔亡異程傳餘大半同。

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

蒙引改命上字與百里之命同。謂改也。悔亡但不垂于理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未收來日之功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訂疑程傳上下信其志。非釋

有孚與爻辭同意。

蒙引程傳可從。據九四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訂疑九四○是將革之湯武九五○是既革之湯武如乾之四五○五○之飛龍在天○即前此之或躍在淵者耳○只看改命字樣○可見何○必云政命乎○信志者信其志在救民也○即孟子天下信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疏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訂疑以象傳釋爻辭而專主制作說恐與豹變文蔚說不來本義云○朱子曰大人虎變不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

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德，然後黎民於變時雍。正如孟子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得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訂疑朱子小註，是解自新。上民之極一句，鑪鞴之喻，取合沙鄭氏東鄉之說也。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毯。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

先而爭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爭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辭而中實含戒之意

蒙引在大人則自新上民之極以處常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言湯武是也自新上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自新上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爾

訂疑自新上民順天應人本義特舉其大者言之其實內中包底廣制度文為皆是○象傳文炳文蔚特就虎豹之文說正義

却在外虎文光而疏故曰炳豹文秀而密故曰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文章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是也

訂疑炳蔚只就虎豹二物分別耳其正義則虎變之大人以君言則有光昭格被氣象堯舜湯武是也豹變之君子以賢士大夫言則文質彬彬令聞令望出言有章非復前日舊染之污鄙陋汶暗之習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處之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則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居字當連貞字讀對征字註以居字斷非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善良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蒸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

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己甚，己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遂復變，天下之事始則患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訂疑義從之，訂疑以征為深治，小人非也。其餘本義皆從之，然本義但曰：小人革面聽從，說到好邊亦可，與傳心絕于善道異。○愚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此論革道之成也。征凶居貞吉，此別是一占。說見九三爻。

本義云、訂疑亦用程傳而稍不同、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所往也、唯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蒙引征凶居貞吉、言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紛擾、乃王莽之為也、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訂疑君子小人、程傳專以德言、不如胡氏兼以德位言、此如論語先進、千禮樂章、集註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此野人即小人

平庵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訂疑文不見有孚字面。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此破程傳之說。

訂疑革面。猶俗云改頭換面也。不云革心。而云革面者。叶韻也。左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革面則革心矣。故象傳曰。順以從君也。史記蒯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面亦謂向也。

彭李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

動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易其外以順從君子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也。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從而治之，則凶矣。白水曰：勉而假善，非陽武革面之世。

蒙引：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上六特其時位耳，猶小畜上九畜極而成也。君子小人皆不過從革者耳。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

皆其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又曰：君子小人之革，雖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無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

訂疑：君子小人二句，自言革道之功，以上六之時言也。征凶，居吉，以上六之才言。別一占也。二、三同。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安于無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

謙易典慮不顧後則為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勢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享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素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乎而其窳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卷之八終